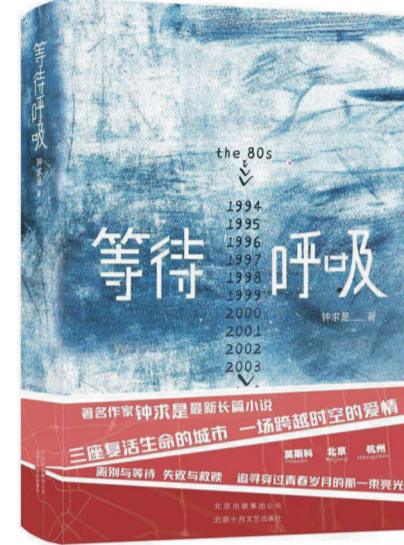




好小说的新氧气 ——读钟求是《等待呼吸》

□庞余亮



一周之内，我连续读了两遍钟求是新的长篇小说《等待呼吸》。这是好多年没有过的读书成就。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慨，是《等待呼吸》“钓”出了我久违了的兴奋和期许，就像“醉氧”一般的兴奋，这

是属于好小说的，属于钟求是的。这位已写出了《两个人的电影》《谢雨的大学》《街上的耳朵》的汉语小说家，在这个缺氧的文学时代，再次给我们送来了丰沛的氧气源。
一个优秀的作家就是为人间制造新氧气。无论是阿城的《棋王》，还是莫言的《红高粱》，或者是余华的《活着》，还有毕飞宇的《玉米》，这些好小说的面世，就像在瞬间撬开了我们头顶上那沉闷无聊平庸之屋顶，出其不意的新阳光，瓢泼而下的新氧气，有持久的兴奋，也有说不尽的话题。《等待呼吸》就是这样一部接通我们这一代的新氧气之书。
命运从高纬度的北国开始。山西男孩夏小松和浙江女孩杜怡从极具理想象征的莫斯科阿尔巴特街相遇，跌跌撞撞地相恋，爱情盛开又谢去，理想复活又死去，那颗从苏联坦克上弹射而出的流弹，击中了夏小松胸膛上的马克思纹身，也击中了八十年代的玻璃窗。拐弯突如其来，根本没有任何准备的杜怡就这样赤脚踩在了一堆碎玻璃上。必须疼痛，必须流血，又

必须麻木。这一代的金黄八十年代被置换成铁青的九十年代，理想主义的贝加尔湖被置换成物质和欲望双重绞杀的北京地下室生活，缺氧的生活锈迹斑斑，更多的二氧化碳催生了杂草丛生的新世纪，只有等待呼吸。
所以，《等待呼吸》这是有关氧气的命运之书，也是有关二氧化碳的命运之书。杜怡出走莫斯科后，出现在北京。从北京消失后，必须出现在杭州。三个城市。莫斯科。北京。杭州。好像广场上的三色旗。纯洁的白、赤诚的红、无畏的蓝，构成了有关青春的三重唱，更是构成了有关心跳的三重唱。从夏小松开始，归结于夏小纪。那样的破坏，那样的奈何。这三个不知所措的年轻人，相互修补，相互慰藉，在无处不在的二氧化碳中左右奔突，胖子卷毛。同学丝丝。另类书法家潘如钊。奇怪的学生家长戴宏中。神秘人胡姐。无数个失败者，大的失败者，小的失败者，环绕在杜怡的周围。爱情和青春的故事仅仅是虚设，一切的一切也都是考验杜怡的记忆与遗忘，10年过去了，20

年过去了，无处安放的那些年，无处安放的那个你，是夏小松，也是步履艰难的岁月，杜怡越来越像在荒原中奔向大海的火车，宽恕之海的召唤，翻山越岭的召唤，无法遗忘的召唤，必须唤醒的纪念，到了一列谁也阻挡不了的与大海融为一体的火车。
好的小说同样是一列奔突的火车，优秀小说家就是那个充满激情的火车司机，连梦境都可化为炉火和引擎。虽然仅仅24万字，但他是一部节制之书，一部难得的力量均衡之书，为了这样的平衡，小说家钟求是为此写出了超过10倍24万字的准备，用掉了一辈子的能量和准备。30年河东，30年河西，钟求是就是一个出色的摆渡人，一本书的遭遇和口罩罩在一起，成了命运。就这样，好作家把一代人的命运酿成了一部中国人的呼吸哲学，构成了我们渴望的氧气阀。
谢谢写出了《等待呼吸》的钟求是，这个悄悄为当下中国文学贮存氧气的大家伙！

书的记忆

□易康

记得有位作家说过，如果将其与书有关的经历写下来，可以编成一本书。我想，不仅是作家，每个爱好阅读的人都有与书有关的故事，虽不能写成书，凑成一篇短文还是可以的。
我对于书的最初的印象是焚书。动荡时期，家里烧了整整一天井的书。我还记得父亲在烟火和纸灰中捡起一本书，翻了翻，最后还是扔到了火里。成年后，长期生活在兴化，买书成了困难。有时是因为囊中羞涩，更多的是小县城的书店里可买的书不是很多。所以，每次出门在外，我总忘不了去逛书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零花钱对于我来说，最大去处就是买书。
大约二十多年前，我出差去泰州，办

完事直奔书城。那时，泰州刚刚建市，才随父母定居在那儿的小侄女对我说，到泰州无论如何要去书城。对于我来说，当时的泰州书城里的书可谓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我至今还记得在古籍专卖区的那边的书架上陈列着我梦寐以求的古籍。一套中华书局的《明通鉴》深深吸引了我。我在书架前盘桓，计算着我口袋里的零花钱，最终没能下决心请营业员为我取下这套书。
大约十年前，我从年轻的同事那儿学会了网购。自此，亚马逊、当当、京东、中国图书网成了我购书的主要途径。随着收入的增加、生活负担的减轻，我越发能随心所欲购买我喜欢的书籍。如今我的家里堆满了书，远比爸爸当年焚毁

的要多。而购书的过程，往往也成了学习的一种手段。从读者在购网站上的留言中，我能学到很多东西。有时，一句话就使我茅塞顿开。而这些留言大多出自年轻人之手。每当听到同年人或者老一辈感叹现在年轻人不读书的时候，我总是因为他们抱不平。其实在这个群体中喜欢阅读，且具有相当强的能力和比较高的阅读品味的大有人在，只是被忽略，甚至视而不见罢了。而这种忽略和视而不见，有时竟然成了“论证”今不如昔的“论据”。
三四年间，我去参加作家阿乙在南京的新书签售活动，发现那些坐着站着读的读者几乎都是三十岁上下的，而我真成了“鲁殿灵光”。此后不久，去岳阳参加

笔会。在湖南理工学院，一个大二学生对着马原、宁肯这样的知名作家大胆地宣称：我要用文学改造社会，拯救人类。此语一出，先是一阵哄笑，继而是热烈的掌声，我也跟着大家使劲地鼓掌，振奋之情油然而生。
二十年的时间不算短，物质上的变化有时也能导致人精神上的变化，然而我深信有些本质的东西不会改变，它或许会被遮掩被忽略，但始终会深植在我们的内心，一到时机就会发芽长大，长得比先前还要茁壮。
逛书店的时日渐少。有朋友签售，便去凑热闹凑兴。在那儿见得最多的，仍然是青壮年人，他们有的还带着孩子。所以，我们不必再去为书籍的未来担忧。

乱弹水浒之二十四 鲁智深的禅杖

□陈学文

禅杖原是佛门中人坐禅时的一种警睡之具，它是用竹子或芦苇制作的，以松软之物包住一头。坐禅时如发现哪位和尚昏昏欲睡，巡行的僧人就用软的一头触碰一下，达到警睡之目的，性质与教鞭类似。
后来禅杖的仪式感越来越突显，制作材料也由竹竿变成锡铜等金属为主，因此也称为锡杖。锡杖的上端卷曲成塔形，上面缀以圆环。这种禅杖具备了多种功能，一是常被年迈高僧当作拐杖用，二是僧人行走时摇动圆环发出脆响，可吓退路上的毒虫、蛇类，三是僧人化缘时圆环发出响声以提醒施主，避免了敲门等不礼貌的行为。
西游记中的师傅唐僧就有这样一柄禅杖，观音菩萨曾对唐太宗说：“我这锡杖，是那铜镞铁造九连环，九节仙藤永驻颜。”从中可知，这根锡杖是以九节仙藤为杖身，杖首为金属制作，缀有九个小环。
唐僧其实年龄不大，他手持锡杖更多的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鲁智深所使用的禅杖已经成了一种兵器，至于僧人的日常用物是何时演变成兵器的，已不可考。民间传说中法海与

白娘子打斗时使用的兵器就是禅杖，不过许仙和白娘子的故事发生在南宋，晚于鲁智深生活的年代。
鲁智深的禅杖，“头尾长五尺”，纯铁制成，杖身两头有刃。一头形如新月，上有小孔，缀有铁环。另一头形如斧钺，内窄外宽，长约7寸。
古代的“五尺”是多长呢？按照古代一尺约等于231厘米计算，“五尺”约为115米。鲁智深身长“八尺”，184米的大个子，禅杖立起来，差不多齐到腰眼部位。某些连环画和电影将禅杖高过了鲁智深光秃秃的脑门，那是想当然。
鲁智深原本要铁匠打造一件100斤重的禅杖，铁匠说关羽的青龙偃月刀也只81斤重，鲁智深不服气，便也要打81斤重的，后在铁匠劝说下打了一件62斤重的水磨禅杖。这么重的家伙，一般人拿起来都吃力，但鲁智深天生神力，垂杨柳都能倒拔，62斤的禅杖根本不在话下。
鲁智深途经瓦罐寺时，和史进联手勇斗崔道成和丘小乙。鲁智深与崔道成正斗到间深里，智深得便处喝一声“着”，只一禅杖，把生铁佛打下桥去，后又一禅杖将其击毙。
采花和尚崔道成是死于鲁智深禅杖

下的第一人，鲁智深用实际行动告之佛祖：我佛慈悲，不忍杀生，实在渡不了的人就交给我和我的禅杖吧，我让你下地狱！
同样是花和尚，同样喝酒吃肉，崔道成却是个欺凌女人，玷污佛门的败类。鲁智深用他的血来祭新打造的禅杖，正当其时。
野猪林里，当薛霸的火水棍要砸向被绑在树上的林冲时，一条禅杖飞了过来，直把水火棍隔到九霄云外，可见鲁智深已将禅杖使得十分纯熟。临走鲁智深又抡起禅杖，只一下，打得松树有二寸深痕，齐刷刷折断了，喝一声道：“你两个撮鸟！不但有歹心，教了你也与这树一般。”吓得两位公差吐出舌头来，半晌缩不回去。
鲁智深上了梁山后，这条禅杖跟着鲁智深出生入死，除恶霸，灭歹人，在战场上更是杀敌无数，立下汗马功劳。就连方腊在逃跑之时，也被鲁智深一禅杖打翻了，束手就擒。
水浒传中并非只有鲁智深一根禅杖，方腊手下元帅邓元觉也有一根50多斤的禅杖。杭州城外鲁智深恶斗元觉，两条禅杖犹如两条神龙盘旋，斗了五十多回合，难分胜负。和尚对和尚，禅杖对



歌从茅山来，这不是一个定义，却是一个事实。
江苏有两个茅山，一个在镇江句容，一个在泰州兴化。
这里的茅山，在兴化。
茅山，是江苏省兴化市的一个小镇，古老而神秘。
这里，有名闻遐迩的会船，有香火繁盛的景德禅寺，有流传千年的号子。
初夏的傍晚，栽秧的女人在无边的晚霞中陆续散去，空旷的田野顿时安静下来。
似乎不经意间，阵阵悠扬的号子穿越清清的河流，浅浅的暮色，踏步而至——
“打起号子不费难，牛角扳弓两头弯；二十四个车拐随轴转，十二只脚板跟车翻。”
这是茅山号子里的踏车号子。
哦，星星和蝓蝓儿陪着车水的女人们又开始入场了。方口布鞋踏在结实的小车拐上，发出吱吱呀呀的吟唱。清冽冽的河水欢腾跳跃着扑向田间，流到小秧苗的心里。
夜深人静的时候，这纯净至美的号子，伴着远处景德禅寺里的钟声，会传得很远很远。
打号子的，全都是茅山人。兴化的地名有时候很有趣。依河就叫河，靠沟就称沟。照此推理，茅山很久以前似乎应该有座山的，是的，老人们都这么说，但现在却找不到一点山的影子。不过，这丝毫也不会影响这个小镇的悠远沧桑。单凭茅山号子，就在一代代人的口中传唱了百年，千年。
准确地说，茅山号子不是一首歌，而是一个庞大的系列。从表现劳动的形式上看，茅山号子可分为车水号子、栽秧号子、薅草号子、挑担号子、碾场号子、攒把号子……可以说，任何一种生产劳动，都有相应的号子。
也有人从其他角度分析，比如从音乐结构上看，茅山号子可分为长号子、短号子。根据人们的性别和劳动分工，有男青壮年号子，如车水号子、挑担号子等，

微电影的拍摄以及茅山台商园区的成功落户不断繁华，无不展现茅山镇党委、政府的卓远见识。当茅山号子唱响新时代的舞台，人们愈加怀念起当年唱到北京的那位小姑娘。2013年3月，一则《众里寻她千百度，兴化“茅山号子女王”却在常州现身》的大标题让茅山人欢欣鼓舞。阔别家乡50余年的朱香琳重返茅山。与她的老姐妹们紧紧拥抱在一起的那一瞬间，所有人都忍不住掉下眼泪。
岁月沧桑，2013年4月2日77岁的朱香琳头发白了，但她再次登上第二届茅山特色文化艺术节舞台和当年的老姐妹合唱《小妹妹》时，嗓音依然清脆，旋律依然婉转悠扬。她说，50年的每一个日夜，我都在唱，对着茅山的方向。
茅山，无论老少，人人会唱茅山号子。好多人，好多外地人都纷纷学唱模仿，但是，独特的水土、独特的人文历史和环境以及独特的方言等，已经将茅山号子凝成了如同基因一样的东西流淌在茅山人的血液里了，这种原汁原味，外人怎么好学呢！就是邻庄近舍，唱起来也颇有出入。
2002年，年轻导演仲华扛着摄影机踏上了家乡茅山的土地，在茅山的青砖小街，大院深巷里，以中国写意画的手法拍下了朱香琳和她的茅山业余剧团的几位老人的珍贵镜头。脸上写满沧桑的老人们，诙谐幽默依然如同顽童。尤其是那歌喉，清脆婉转，如云雀似夜莺，从远古从云间飘逸而至。这部叫做《号子茅山》的短片在2008年应邀参展第十四届法国马赛国际电影节荣获大奖。
1986年，茅山民歌歌手时彬以一曲茅山号子参加江苏省青年农民“田野之春”歌手比赛，荣获一等奖。茅山号子的接力棒被更年轻的农民歌手接过。如果还要找更年轻或者更更小的，茅山的蔡永明可以说出长长的一大串。2005年，江苏青年文化节，茅山妹子陆爱琴不负众望，在全省水乡青年歌手大赛上再捧奖杯，又一颗耀眼的小苗崭露头角。
是啊，茅山号子是“茅山这片土地上独有的苗苗，“打号不打茅山调，打了也要被人笑”“茅山号子茅山人唱，唱了千年不走样”，和兴化其它地方的劳动号子一样，茅山号子具有一种通俗、直率的“土”，正是这荡漾着独特审美情调的“土”，才形成了她丰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艺术个性，也才使一代代茅山人之为痴迷地传唱。
还有一个故事。朱香琳在经历了一系列重要演唱后，神奇般地“消失”了。这个50年，茅山经历了改革开放大潮的洗礼，经历了脱胎换骨般的巨变，但是，有一点，对于传统文化的坚守却有增无减。茅山号子、茅山会船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茅山文化艺术节的创立、茅山

的，我一听到茅山号子的旋律，就有哭的冲动。”事实上，这决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感觉。问题是，这种想哭的冲动来自哪？
在茅山，有一位固守着号子的歌者。他把一生的心血花在这动人的旋律里。蔡永明冲着这绵延悠长的号子，一把胡琴拉出了一批批新人，推走的是自己的青春。他的家庭和茅山许多人家一样，儿女们以及儿女的儿女们，都唱着同一首歌——茅山号子。他的小孙女蔡金雨8岁就登台演唱茅山号子。2008年小姑娘的一曲号子，为她获得了“泰州市十佳快乐宝贝”称号。2010的秋天，蔡永明一家祖孙三代登上中央电视台“欢乐一家亲”舞台，在时隔50多年后再次把茅山号子带到北京。
茅山编印过一本歌集，收录了数十首号子。牛皮纸封面，一笔一划在蜡纸上刻出来的油印本，标准的正楷，看了叫人心生感动。
茅山号子歌词质朴精炼，直抒胸臆；意境丰富深刻，构思别致精巧。曲调、节奏与劳动的强度协调。或粗犷豪放，或细腻婉转，或情意绵绵，或凄厉哀怨。最经典的要数《小妹妹》了，抑扬飘逸，活鲜水灵，使人如闻天籁。
我第一次感受茅山号子的力量，是在八十年代初。当时兴化以千军万马之势浚深、拓宽车路河。一担土，从河心挑到岸上，要蹬一百多米的斜坡，劳动量之大不言而喻。此时，大喇叭里，一曲高亢激昂的茅山号子如出阵的战鼓，直入心田，肩上的担子忽地变轻了，脚下的步子更加踏实有力了。民歌的神气力量，如不身临其境，是很难有切肤的体会的。
茅山号子从哪里来的？除了孟姜女之类的传说（这类传说具有普及性，放在哪都能用），很难找到规范的记载。正因为此，其野性、原生态的美才会征服了一级级评委，让村姑般的号子走上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舞台。陆爱琴也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倘若您参与或现场感受过茅山会船竹篙如林、喊声震天的气势，如果您喜欢并细细聆听过茅山景德禅寺静心空灵的佛教音乐，您可能会从中找到一些与茅山号子刚与柔合韵的点滴痕迹——也会隐约找到我们正在丢失的那种宁静致远、闲适自足的心境。



特稿

一位著名的散文家说：“不知怎么